放逐

美术教育系 2011级视觉传达专业

姓名：吴蔚

青春，梦想，我打下这两个词，这两个妖孽便开始盯着我看，瞪着他们妖孽的眼睛，闪烁，加速的闪烁，胶片被烧焦了，只有一团火，发出刺鼻胶味的一团火。我是在夜里，两点整，白天没有睡，似乎依然如此病态的精力充沛，每一次入睡都是和疲惫的激烈搏斗，拼命的抵抗还是无可奈何的静卧在沉寂之中。我是不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不舍，舍不得这过去一秒如果不去定义，就会在岁月之石上留下的一片空白。这是时间，发生在青春里，如果上天恩赐一个梦想，那肯定是一场梦幻之旅。

每一天时间都是如此轻快和悄无声息，就像在墙角偷偷摸摸无声潜行的猫，当它突然驻足回首，用它亘古不变的透明眼睛盯着我，就像对我的所作所为的拷问。总是对猫科动物神秘莫测而又柔弱多情的眼睛有着恐惧又敬畏的偏爱，尤其是在非洲草原上那些被赶出家门的小雄狮在风雨里里的回眸。它齿爪稚嫩，无依无靠，筋骨疲劳，腹中饥饿。过早的自由就像疯长的草挡住了命运的视线，让这些王者后代趑趄趑趄德地在草原上不知去向，它不放弃一只老鼠或者一根被鬣狗吃剩下的骨头，和着希望和屈辱一同吞下肚中。雄狮是一种可悲的动物，要么成王，要么死，绝无第二种选择。终有一天草原之王冲向了兽群，正是那些老鼠的皮毛还有发臭的骨头赋予了它搏杀雄鹿的技

能，还有那一路的挣扎，不放弃，决不放弃。

生存是一场战争，战争中的一切事情都是公平的，一切都可以被胜利合理化。坚韧，狡诈，勇气，智慧，凶残，狭隘，宽容，人性的弱点和优点都可以算化成攻击值，在这一场争斗里，没有命运劫数这个东西，一切无非是考验，惩罚和补偿。先辈告诉我们敌手永远比想象中的强大，踏入胜利的天堂前，先要经过苦训的试炼，把目标定在永远也达不到的地方。植物的果实和昆虫早已不能填饱人类高度进化的食欲，人除了进化出精细的胃之外，还进化出了更加精细和巨大的欲望。小时候拼奶粉，中学拼教育和成绩，毕业了拼能力拼背景，拼自己拼爹，甚至还要拼干爹。欲望的洪流让生活变成一个问题叠着另一个问题，逃离一个现实，又陷入另一个现实。我们费劲千辛万苦，枕戈待旦，把青春扔进粉碎机，血淋淋的制造成业绩，打开裹着巨大华丽包装的奖品发现只是一个干瘪的果核。花儿早已凋谢。

一位老将军说他一生殚精竭虑，战战巍巍却从未敢言胜利，他只是希望自己的士兵在战场上少死几个，他说这是军人的人道。时间就是我的士兵，如果梦想足够强大，他便是我的胜利，处在风雨飘摇的青春之巢的边缘，外面是自由天地，还有把我当做点心的强大现实。我不敢谈胜利，飓风摆动着远处的云杉的顶，我只想我的士兵好好的活着，劈材喂马，关心粮食和蔬菜。

八月我从世界高城黎塘开始了又一天的旅程，我已经进入四川的

地界了，路上时有骑着摩托车系着红头巾的康巴战士。路过的稀少车辆从我的身边疾驶而过，把我的形象蒙上更多风尘。远处山峰上的夕阳在北方连绵的群山之上激荡起乌蓝色的漫天云雾，318国道向远处延伸而去，路边远方山坡上一处经幡上空有大群的乌鸦在盘旋，有些停在地上进食。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可可西里》，那个在流沙之中抬起头看着太阳死去的男人，只有快要死的人才有勇气直视太阳。天葬台在我的视线里神圣而又严厉，那是生命的终结之所，那里安眠着一群走出时间的人，他们固定在这个像天堂一样美的地方，不必随着我们在时间之河中随波逐流。我也想停下来，但不能把自己喂给乌鸦，我把自己交给了自己的心，做最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在这里，走着从未走过的路，看从未看过的风景，行进之中又是停顿之中，我暂时脱离的大众之河。至少，这样青春不会被物化，不会成为一种消费品，我想这一段被自己铭记。

我继续往前走，如此纯粹的走路，疲惫让我所看到的一切就是自己的脚尖，相比那些让人惊心动魄的风景，目之所及，唯有自己的双脚。走路让人的思维变得坚韧而简单。出发之前父亲问我，那只是一个地方，此行究竟有什么意义。我对他说这没有任何意义，我不是为了去寻宝。我只是想走路而已，想让双脚做它们原本最擅长的事情，我什么都不想，让它们带着我的身体走得远一些，眼睛看的多一些，这样时间就会慢一些。

我的一个朋友听说我回来了，来看我，想听听我在路上的见闻，我把已经对别人说过的话又对他说了一遍。他惊叹不已，说可惜他没有时间和勇气来完成这样的旅行。之后他列举了王石登顶珠玛朗玛的壮举，说这些都会形成了一种巨大的财富终究一天会发出气味磅礴的力量。我的朋友是一个很努力的人，摸爬滚打两年，信心犹存，对他的以后人生路充满了信心，说有些东西别人可以拥有，自己通过努力也同样可以获得。我不知道要对他说什么，甚至感到自惭形秽，我没有如此宏达的力量和他所说的坚韧意志力。人的进取就像是一把锋刃，磨的太快太锋利，用起来当然顺手，但我也担心自己的朋友会把自己折断，也更担心我的朋友在披荆斩棘的时候也杀伐了蔷薇。我们都可能会某一个抉择后悔，但不要让一个过程留下惭愧。选择在一瞬，有太多的外界干扰因素，但过程是需要坚持和真心的持续，它构成了定义的本质，那就是经过。

在某一个阶段，我摒弃了坚持，如果对心灵进行煎熬，那就已经违反了最初的意义。我也始终相信，无论行程多艰难，始终会有走下去的人，他们不只是为了目的地，也并不是靠着意志力和艰辛的斗争撑到重点，虽然脚步是沉重的，但是他们的心却是轻盈的。花堪折时直须折，我们学习过提醒幸福，甚至这幸福也不需要提醒的，喜怒哀乐自由它自己的行走路线，哪一种体会都不会轻描淡写的草草了事，苦难来了，无论怎样排解，它的破坏明者自清，幸福来了傻子也知道要裂开嘴。如果这漫漫长路让我们忘记了最初的出发目的，那就忘记

吧，这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和领悟。

生命，青春，这是怎样的词汇，时间和旺盛的精力把青年人的意志喂的饱饱的，我们不必为了一个信念而死，但同时也应该敬畏生命在体内奔腾的律动，除了生命本身，无须再找一个更加根本的理由。-我暂且执拗的认为这就是我的真理，这个真理的胃口是如此贪婪和巨大，我把大把大把的青春喂给它，我相信决定了的东西就会有好运。除了生命本身，就再也没有有让生命进行下去的理由了。岁月只有对生命有意义，一旦岁月需要物质的东西来表现，那大家所比赛的就不再是存在多久，而是存不存在，你如何定义？

把梦想拿掉，只剩下孤独而又坚硬的青春，就让它自己在缺少严谨的理性轨道的情况下在荒原里踽踽独行，它会活下去，它会走下去，不死的青春就是王，它在寻找的途中疲惫，茫然，想要放弃。当它终于到达先知的脚下问梦想究竟在何处，先知指向了青春。

青春，本身就是梦想。